

# 堯山堂外紀

四十四之四十七

漢書門類		九七七〇號	二二函	一一架	二冊
------	--	-------	-----	-----	----

內閣文庫		九七七〇號	二四冊	三〇八函
------	--	-------	-----	------

內閣文庫		漢	9770
冊數	24	(11)	
函號	308	95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張詠

字復之，帥蜀。日選一小女浣滌，紉縫。張悅其人，中夜心動，厲聲自呼曰：張詠小人不可子娶。王禹偁女凡奏，疏皆王代為之。

張公詠在衣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及別

希夷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

也登第後將赴劍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

淺草文庫

住山林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

張乖崖爲崇陽令有吏盜庫中錢一文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乃杖我耶若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

張乖崖帥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曰胡不歸

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畱別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曰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耶遂慰薦之

張乖崖少與傅霖同學開寶中與傅會于韓城終夕談話諸鄰病瘧者皆不發公旣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嘗作詩寄之云每憶家園樂名賢共里閭劇談祛夜瘧幽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懶隔年音信疎終嫌累高節不得薦相如傅每發

家書必先夢故云

張乖崖又有詩寄霖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  
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  
晚年守宛州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  
青州傅霖閣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  
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  
知世間有我哉子將去來報子耳公曰詠亦自  
知之後一月公卒

初張乖崖謁陳希夷希夷贈以詩一絕云自吳蜀  
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  
也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論其意後乖崖更鎮  
杭益晚年發瘡於鬢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

公去蜀日曾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希白云候  
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  
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所蓄文字乃公畫  
像自爲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  
以表德因號乖崖公策遂設畫於  
天慶觀仙遊閣又爲之立祠云

寇準

字平仲少時愛飛鷹走狗其母舉秤鎚  
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亾每捫其痕輒

哭初授巴東令人皆以冠巴東呼之手植  
雙栢於庭名冠公栢後歸塋西京道出荆  
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以掛  
紙錢踰月視之竹盡生荀人號相公竹因  
立廟號竹林冠公祠  
公無子後贈萊國公

冠平仲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  
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其父曰賢  
郎怎不作宰相

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冠時年  
十九或勸其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既

仕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冠遽服  
地黃兼餌蘆服反之未幾髭髮皓白既為相丁  
晉公參知政事嘗會食羹染冠鬚丁起拂之冠  
正色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丁大  
慚陰刺以詩曰少年罷去任紛紛不忍增年惑  
上聞餌藥變鬚求速用如何到此又欺君由此  
有隙

寇準為巴東令日巴東有秋風亭準折韋應物一

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用矣

寇萊公在中書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者楊大年云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以爲的對

向文簡敏寇忠愍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公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忠愍酬之曰九萬鵬霄

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誰

寇平仲生辰爲七月十四日魏仲先獻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又贈詩云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後北使至賜宴兩府歷視坐中間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寇萊公再入中書魏仲先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

貴却來平地作神仙萊公不悅後二年南遷每  
題前詩於壁日吟哦之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畱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  
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遂臣到了輸他林下  
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  
主名也胡祕監旦素不為公所喜適居郡聞之  
遂以林下之語公為已發且有稱快語聞者笑  
之

寇忠愍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貶衡州別  
駕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至雷吏呈圖  
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公  
嘆曰吾平時嘗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  
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時丁謂馮極在中書丁  
當秉筆初欲貶公崖州  
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丁  
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  
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  
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寇萊公有妾蒨桃靈淑能詩公嘗設宴會集諸妓

賞綾綺不貲。舊桃獻詩二絕。諷之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之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艷歌。尋貶嶺南道，經杭州，舊桃疾作，謂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於天竺山下。今墓在公驚哀不已。舊桃曰：相公宜

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果薨于雷州。

劇飲每宴賓客，圍扉脫驂在鄧州。為花蠟燭，著天下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兩溷間燭淚成堆。

王曾

字孝先，鄉貢禮部廷對皆第一。封沂國公。楊億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公在閣下日，楊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

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蒙正，有早梅詩云：雪中未

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蒙正曰：此生已安

排作狀元宰相矣。果然。曾廷試時已有盛名，李

日吾得婿矣。王曾後日當為公輔。是時蒙正家亦求婚，曾聞沆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



曾省試有教無類賦盛行於世其驚句云神龍異  
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有  
輕薄子擬作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  
驢舞柘枝。

宋制立春日悉剪綵為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  
云綵燕迎春入鬢飛輕寒未放縷金衣又立春  
日貼宜春字于門沂公皇帝閣立春帖子云北  
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裡寶字帖宜

春

王沂公與李文定公連榜取殿魁又相繼系鈞  
軸沂公嘗有詩寄文定曰錦標得雋曾相繼金  
鼎調元亦薦更

朱昂

字舉之少篤學先是有朱遵度者謂之

朱萬卷人因目昂為小萬卷自號退  
有二亭曰知止曰幽棲  
卒門人謚曰正裕先生

真宗初梁周翰始加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  
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億朱昂同在禁掖

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靳侮梁謂之  
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畱與公朱昂聞之背  
面搖手掖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億死不及五十  
真宗朝朱昂以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真宗寵詔  
畱俟秋涼時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  
渚宮秋晚得懸車此行錫宴玉津園昂賦詩有  
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  
時為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

皆年八十入號渚宮二疎

楊億

字大年浦城人祖文逸嘗作玉山令夢  
懷玉山神來訪覺而生億文章中所用  
故事常令子姪檢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  
出輒粘而蓄之時人謂之袖被年三十七  
為翰林學士晝寢玉堂忽夢懷玉山神來  
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驚曰得非數乎許  
添否山神筆一點為  
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楊大年生數歲不能言一日其父抱至後園語之

曰後園梨落籬神童知不知大年忽發聲應曰

不是風搖樹便是鵲驚枝

一說家人携大年登樓忽自語因戲問汝

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

太宗朝建州送楊大年入闕時方十一歲中書令賦喜朝京闕詩頃刻而成有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及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

楊大年初為光祿丞不得與賞花釣魚之宴以詩貽諸館閣云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太宗聞

之乃詰所司以不召之故左右曰以未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楊大年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謝執政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

楊大年在館閣讀書適占城進獅子公進詩云渡海鯨波息登山豹霧消帝大悅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

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

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公在翰林日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

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公作色拂衣入曰不休哉公果知貢舉凡

程文用不休哉皆中選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

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

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祥符中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令學士張

君房為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

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為閑忙令

云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

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帝召放為左司諫攜手登龍圖閣

論天下事賜第一區辭歸山自號雲溪醉叟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

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俗名傀儡

子為郭禿按風俗通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

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

為郭  
禿

揚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

者令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揚亦屬對鄉人徐

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

宋初自西崑體興唐賢諸詩集

幾廢而不行陳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

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晚一字陳公

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

揚大年嘗戒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自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曰未審

何時得賣生菜公大笑易之

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

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裏走今朝正當六月一

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

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揚

億因演而為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

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楊大年與丁晉公遊處宴集必有談諧之語復皆  
敏於應答一日臺諫攻大年因晚俟晉公門方  
伏拜而髯拂地晉公亟謂之曰內翰拜時髯撒  
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丁嘿然  
仁宗朝北狄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  
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閨苑一團雪桃  
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  
缺伏惟尚饗帝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

錢惟演

字師聖祥符天禧中與劉筠有變詩  
格而揚文公與王鼎王焯號江東二

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昆體大  
率效李義山之為嘗內宴優人存以義山  
為戲者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  
衣何在曰為館中諸學士掃杜去矣人以  
為笑

錢惟演幼有俊才父倣使賦遠山詩有句曰高為

天一柱秀作海三峯倣深器之嘗自謂人以不

得於黃紙後書名為恨云

惟演子暄暄子景臻  
景臻子忱悃宋朝父

子建節者十三家景臻父子其一也  
兄弟建節者七家錢忱錢悃其一也

錢思公暮年作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  
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  
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昔  
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

劉筠

字子儀畫李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  
極愛徐堅初學記嘗曰非但初學正可

為終身  
記耳

劉曄嘗與劉筠飲茶問左右湯滾也未眾曰已滾  
筠曰僉曰蘇哉曄應聲曰吾與點也

劉子儀嘗有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  
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學干祿之事或有除  
去官字示人曰此必蕃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  
者大笑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為先達章獻  
臨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為樞密副使  
意頗不平作候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  
人從捷徑過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希望大用意頗不懌賦詩  
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鼇山迹轉孤移疾不  
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  
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  
涼傘也

王欽若

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夫人悍妬欲置姬侍竟不可  
得好賓客畜樂院二十人宅後圃中作堂  
名三畏楊億戲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  
曰兼畏夫人王深  
以為恨卒無嗣

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居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  
一日晚過其家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  
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歸洞府鴈拖秋色  
過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  
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召見與語因擢致上  
相

王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顏華髮  
矣欽若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



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沒兩般風

王冀公鎮舍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病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林逋逋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崇賓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丁謂

字公言天僖間拜相自以為今威後故好鶴人呼為鶴相後貶竄共十五年

鬚無斑白者人服其量未終前半月即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時稱為異人

丁謂少與孫何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為自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也因與詩曰二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更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為與何齊名耻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

復何言

丁相少時好蹴鞠賦長韻有聯云鷹鵠騰雙眼龍蛇繞四肢躡來行數步蹶後立多時蹶工柳三欲見公無由會公蹶後園毬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載毬以見公出肅拜者三每拜毬起伏於背脊僕頭間公笑而奇之遂延於門下

丁晉公初釋褐為饒倅同年白稹為判官稹一日以片紙假緡伍環公笑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

豈無半千質物耶懼我撓之故矯耳於簡尾書

一絕戲之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

乖五百青蚨兩家闕朱洪崖打白洪崖入以為

朱崖之行已兆於此

洪崖錢監名

真宗朝內苑賞花釣魚御釣不食晉公有詩鶯驚

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帝大喜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對曰斗直三百

上問故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

三百青銅錢上大喜曰子美詩可謂一代之史也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此人必不忠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爲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絕倒在崖賦詩近百篇號知

命集有句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陳彭年

以文章遭遇久居清秘人譽其官邸為一條水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同知貢舉省試榜出有甥不預選潛入其第會彭年未出於几上得黃敕題其背曰彭年頭腦太冬烘眼似朱砂鬢似蓬紕繆幸叨三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救入奏章聖置而不問申國長公主為尼詔兩禁送至寺賜齋傳旨令各

賦詩陳彭年賦瑞鷓鴣詞曰盡出花鈿散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疑錦軸梵聲纔學誤梁塵從茲艷質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

鮑當

真宗朝進士

鮑當善為詩及第後為河南府法曹薛尚書映知府當失其意初怒之當獻孤鴈詩云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薛大

嗟賞自是游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  
人謂之鮑孤鴈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  
狼狽入易服抱板而出忘其幘頭薛嚴重左右  
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慙以公  
服袖掩頭而走

孫冕

天禧中直史館

孫冕在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及期大書詩於廳  
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詩曰人生七十

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

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

見陳

李見素陳莊皆差致仕

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

老精神

石延年

字曼卿真宗朝學士

石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  
焉方與同年期集使至追所賜教牒餘人皆泣  
而起獨曼卿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受三班借

職曼卿作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  
事參從此免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句脚俱縮

一字傳以為笑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世以為奇絕無對石

曼卿曰是不難月如無恨月長圓曼卿詩有樂意相關禽對

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為伊洛中人所稱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友善曼卿通判海州  
潛來訪之曼卿迎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

竭顧船中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厥明酒  
醋俱盡曼卿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  
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  
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解後  
為一菴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虱菴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  
不數日演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為  
贄演為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

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當具酒簌迎候曼卿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生陳具于閣器皿餽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握筆沉慮目演佯聲諷曰大武

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為言竟題云牛某捧硯歐陽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石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邏舍望曼卿號呼請救因駐馬召邏卒問之曰昨夕里閨間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被執曼卿力為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於馬前曼卿按轡占絕句以誚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巨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處落。

便宜。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飲醉丐書爲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佳

石曼卿嘗乘馬出街御者失韉馬驚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笑曰幸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石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又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畱詩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頗類曼卿平生語云



魏野

字仲先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因有娠居陝東郊鑿土表文曰樂天洞無貴

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跨白驢號草堂居士

魏仲先少未知名常題河上寺柱云數聲離岸櫓  
幾點別州山郡幕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  
怪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羣借冠來謁我倒屣起  
迎君仍為延譽由是人始重之

真宗祀汾陰聞魏仲先名遣中使召之仲先題詩  
壁間遺去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

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閑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  
靜想閑來者還應我最偏使還以詩奏上曰野  
不來矣先是上嘗圖种放所居野居亦有幽致  
又令圖之

王丞相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仲先令山童持  
詩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  
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其詩累  
於上前求退遂得謝

寇萊公鎮洛凡三邀野不至暇日以刺訪之野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懽將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畱爲山家之寶乃謝以詩曰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林巷傳呼宰相來寇萊公與陝日與魏野同遊僧寺觀覽舊遊有畱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時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

笑徐誅云世情冷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但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萊止生梗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於魏野野贈之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恠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坐客大發一噓

魏仲先子閑亦有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

林逋

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元僧楊璉真伽發其

墓惟端硯一枝  
玉簪一枝

林和靖嘗著春草曲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爲  
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  
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後張子野過  
和靖隱居有詩一聯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  
詞。草自青。

林君復惜別長相思辭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

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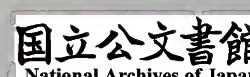
君淚盈。妾淚盈。羅帶

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

此詞甚有情致宋史謂其不娶非也林洪

著家山清供其中言先人和靖先生云  
云即先生之子也蓋喪偶後遂不娶爾

逋結廬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時泛小舟遊湖  
上諸僧寺家蓄二鶴客至童子放鶴爲候逋棹  
舟歸卒塋舍傍臨終賦書壽堂壁云湖外青山  
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  
喜曾無封禪書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諮適  
知杭為製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其臨  
終詩納之壙中

和靖雖隱居而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  
之者嘗傲視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啜齋饑  
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鷺伸頸好客  
臨門鰲縮頭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晉陵蔣仲舒編

宋

仁宗禎

初真宗無子宮中祝天求嗣上帝以  
問諸真惟赤脚大仙一笑宮人李氏

誕生帝既生哭不止有道士至闕言能止  
兒啼召入以手撫之曰莫叫莫叫何似當  
時莫笑哭遂止少時在宮中所着鞋襪悉  
去之禁中皆呼為赤脚仙人生時李后榻  
下生靈芝四十二年  
後享國四十二年

仁宗每於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

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山東李  
庭臣嘗見瓊管夷人有持錦臂鞬鬻於市者其  
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  
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庭臣遂以千金易之作  
小屏几硯間云

嘉祐初梅公儀贄出守杭州帝特製詩以寵賜之  
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既到杭  
欲侈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修記

之

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  
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  
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忌

嘉祐末帝復修賞花釣魚故事御製詩云晴旭輝  
輝苑籞開氤氳花氣好風來游絲青絮縈行仗  
墮葢飄香入酒杯魚躍文波時潏刺鶯啞深樹  
久徘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遊觀近侍陪詩

中徘徊二字別無他義而羣臣屬和篇篇用之  
及詩罷再就座教坊中進雜戲為數人尋訪稅  
第者詣一宅觀之至前堂徘徊不去又至後堂  
東西序復徘徊不去其一人笑曰可則可矣但  
未免徘徊太多耳

少陵寺有達磨面壁庵壁上有達磨身影透入人  
有屢磨之不能去仁宗嘗作一贊云坤之上乾  
之下中間一寶難酬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

九年不說話如何贊如何畫。一回提起。一回怕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稱治堊昭陵  
有題詩道傍者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  
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灑昭陵

張士遜 字順之曹利用薦為相曹憑寵自恣張依違其間時人目為和鼓

張士遜少時植桐于蕭寺淳化壬辰登第後告老  
留題于寺云桐枝手植有桐孫。二紀重來愧此  
身。三世衣冠聯責任。十州軒冕接青塵。耕桑雖

喜多新隴者艾堪嗟少故人蕭寺門前題粉壁  
又書丁巳對壬辰

張士遜與陳堯佐同時秉政張既以帝傳致政有  
詩寄陳曰赭案當年並命時兼葭衰颯倚瓊枝  
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高冥鳳在池

張退傳告老遊春回門吏請官位公書一絕句於  
牌曰閒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  
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陳堯佐

字希元號知餘子喜推墨書游長安  
佛寺題名從者誤側硯汗鞋公性急

遂室筆於其鼻與石中立同在政府石欲  
戲之政事堂有墨漆飯床長五六尺許石  
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謂陳曰吾頗學  
公推墨字陳歡甚石顧小吏二人舁飯床  
出曰吾已能寫  
字矣陳為悵然

陳文惠善為四句詩在吳江有詩云平波渺渺烟

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  
斜日鱸魚香又湖州碧瀾堂詩云苕溪清淺雪  
溪斜碧玉光寒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

山堂外紀卷之十一  
漁笛隔蘆花

皇祐中呂申公夷簡乞致仕仁宗因問卿去誰可  
代者夷簡以陳堯佐對上遂召還大拜堯佐極  
感薦引之德作踏莎行携酒過之申公因使之  
歌其詞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覩雙飛  
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烟暝來何晚亂入紅  
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塵轉為誰歸去為誰  
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申公聞歌笑曰自恨捲簾

人已共莫愁調鼎子無功

張退傳嘗以花酒餉陳文惠陳答詩曰有花無酒  
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  
陽花酒一時來

陳文惠年六十餘才為知制誥其後以使相致仕  
年已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游將徧白髮光陰  
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徃徃多效之

薛奎

范鎮所稱得一偉人是也  
王拱宸歐陽公皆其婿



薛奎初舉進士贄謁馮魏公首篇云囊書空自負  
早晚達明君馮拵卷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  
至第三篇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  
才所負如此

蔡齊

字子思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  
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拵卷乃蔡齊  
上見其狀堂曰得人  
矣仁宗朝大拜謚文忠

蔡齊性喜飲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醪往往至  
醉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賈存道過濟

公館之數日存道為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  
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  
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自是非賓客不對酒終  
身未嘗至醉

梅詢

字昌言宛陵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  
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見一老卒  
臥日中欠伸梅歎曰暢哉徐問識字乎曰  
不識梅曰更快活也嘗病足撫其足曰足  
中有鬼不令  
我至兩府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丁晉公踈瘦如削工公並以

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  
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濃香  
郁然有竇文賓為館職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  
浴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  
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  
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劔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  
籠古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哀出去暫開曉

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

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覺

送客都門外會一道士取所携酒炙呼飲之既

而舉杯撫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洞賓也與大

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覺七十餘作詩曰床頭

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至是歲果卒

楊諤梓州人題驪山詩最為警策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宋初科場用賦取以  
進士不復留意於詩天聖中楊諤始以詩著其  
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皇轍山能護

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  
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謬是

年及第天聖初省試采侯詩宋景文有色映棚  
雲爛聲迎羽月遲為京師傳誦當時舉

子目公為  
宋采侯

王奇字漢謀  
贛州人

王奇幼有聲場屋問為李文定客文定薨於位仁  
宗臨奠見屏間有詩云鳴聲不到歌樓上秋色  
偏欺客路中上愛之即召見占對稱旨特許赴

殿試既登科有謝詩云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

天子作門生

張方平字安  
道

張安道未第時貧甚然意氣豪舉未嘗少貶與劉  
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  
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  
詩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  
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

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  
你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  
欲多求猛士為。蓋自少已不凡矣。

張方平以端明殿學士知滁州事。遊瑯琊山俯仰  
梁間得經函。有寫楞伽經半卷。披玩久之。忽悟  
前身故僧也。乃為終竟書之。書法宛然不殊。號  
二生經。時時為人誦經。首偈云。世間離生滅。  
猶如虛空花。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後授蘇

子瞻序之。仍為寫刻浮玉山龍遊寺中。

陳執中

字昭譽。以父怒。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  
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  
平吳。名隨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累表  
求退。

石中立

熙載之子。景德中參大政。

石中立好詼諧。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未

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雷其僕即和曰尋常不  
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敏捷類如此  
章郇公生時父夢庭積象笏因以得象為名石資  
政素與友善嘗戲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  
馬而今又有章得象也

石中立為員外郎日嘗偕同寮觀南御園所畜獅  
子守者曰縣官日給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  
儕日給反不及獅子矣中立笑曰不然吾輩皆

園外狼安敢比園內獅子乎

盛度體肥多喘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  
不知忽見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隱直舍中  
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生以故石曰相公問  
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曰奴乃以我  
為牛

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當時言事

者為杜

撰盛度嘗為人撰神道碑石中立急問

誰撰

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

石守道嘗作三豪詩

石曼卿豪於詩歐陽

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默濮州人有送守

大學六字歌其豪句云頭角驚殺蝦蟇學

中老龍爪距逐出狐兔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

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一條路出甕口幾和身

在雲中水浸山影倒碧春看花

梅半紅因此歌得在三豪之列

有朝士陳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累命黥

其面曰特刺配某州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

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

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

刺字為準條字再黥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

之才於兩府者石叅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

非權蘇州曰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陳亞 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為當時滑稽之雄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

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

調謔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

笑而去 上官弼又嘗勸石中立石勃然曰下官口干上官弼何事

陳亞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嘲之  
曰陳亞有心終是惡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陳亞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  
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

陳亞少曾為於潛令好以利口謔浪人或厭之太  
守馬忠肅召戒於庭俄有通刺謁者稱大詞郎  
李過庭公罵曰何人家子弟亞率爾云李趨兒  
公徐悟之大笑

陳亞嘗以藥名著詩百首有風雨前湖近前胡軒

半夏涼半夏碁為臘寒呵子下呵子衣嫌春暖縮紗

裁確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道人頭老人當

日合烏頭烏頭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

夏半夏定應臘作胡蘆巴葫蘆巴最膾炙人口

陳亞又曾知祥符縣親故多干托借車牛因作詩

曰地名京界足親知荆芥托借尋常無歇時全但

看車前牛領上車前子十家皮沒五家皮五加皮

陳亞嘗言藥名用於詩無不可而翰運曲拆使各  
中理存乎其人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沉思久之  
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延胡鯉  
索此可贈游謁措大聞者絕倒

陳亞與章郇公同年郇公將薦之為言者所阻乃

作生查子陳情曰朝廷數擢賢蘇權旋占凌霄路

凌霄花自是鬱陶人桃仁險難無夷處蕪蕪也知沒藥

療孤寒沒藥食藥何相誤黃藥大幅紙連粘皮大腹甘

陳亞田賦廿

陳亞又別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

深相思子白紙書難足白字字字苦參商苦參故要

檀郎讀狼毒分明寄得約當歸當歸遠至櫻桃熟遠志

何事菊花時菊花猶未回鄉曲香曲其二曰小院雨

餘涼禹餘糧石竹風生砌石竹罷扇儘從容從蓉半夏

紗厨睡半起來閑坐北亭中榻滴盡珍珠泪珠

為念塔辛勤細辛去拆蟾宮桂桂其三曰浪蕩去

蘇東坡詩集卷四十五



來來岩躑躅花頻換躑躅可惜石榴裙石榴皮蘭麝

香消半麝琵琶閑後理相思枇杷桐必撥朱弦

斷擬續斷朱弦續待這冤家看代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

亭喚鶴一隻怪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

本列植於庭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墳

典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

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民間

柳永字耆卿為屯田員外郎初名三變字景莊自作詞云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後有薦於朝者仁宗曰此人風前月下淺則低唱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無復檢率

自稱奉聖旨填詞柳三變成之日家無餘貲

弔柳

柳耆卿與孫相何為布衣交孫知杭門禁甚嚴耆

卿欲見之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詣名妓楚楚曰

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借朱唇歌之

若問誰為此詞但說柳士中秋夜會楚宛轉歌

之孫卽夕迎耆卿預坐詞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柳耆卿咏秋别雨零鈴詞云寒蟬淒切對

長亭晚

驟雨初歇。都門暢飲無緒。方畱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或戲耆卿曰楊柳岸曉風殘月。此乃稍工。登溷處爾聞者笑之。

蘇東坡一日顧

問曰我詞何如柳耆卿答曰相公詞須用銅將

元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士詞却用十七八女兒唱楊柳  
外曉風殘月坡為之撫掌大笑

周月仙餘杭名妓也柳耆卿年甫二十五歲來宰  
茲郡造翫江樓于水滸每召月仙至樓歌唱調  
之不從柳緝知與隔渡黃員外暱每夜乘舟往  
來乃密令艣人至半渡強羸勾之月仙不得已  
從焉惆悵作詩一絕云自歎身為妓遭淫不敢  
言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明日耆卿召佐酒  
酒半柳歌前詩月仙大慙因與耆卿歡洽耆卿

喜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  
殘月曉風楊柳弄肯教辜負此時情自此日夕  
常侍耆卿耆卿亦因此日損其名

柳耆卿咏美人木蘭花令曰箇人丰韻真堪羨問  
着佯羞回却面若言無意向咱行為甚夢中頻  
夢見不如及早還心願免俵牽人魂夢亂風流  
腸肚不堅牢只恐被伊牽惹斷又咏美人舞浪  
淘沙詞曰有箇人人飛燕精神急鏘環珮上華

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襖促拍盡隨紅袖舉風柳腰身。菽菽輕裙妙  
盡尖新。曲終獨立歛香塵。應是西施嬌困也。眉  
黛雙顰。

柳耆卿遊東都南北二巷所作新樂府天下詠之  
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  
之再三柳聞之會老人星見時秋霽帝宴禁中  
柳乃作醉蓬萊一闋托內侍以進云漸亭臯葉  
下隴首雲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葱葱佳氣

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  
莖有露碧天如水正值昇平萬機多暇夜色  
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  
遊鳳輦何處度管絃聲脆太液波翻披香簾捲  
月明風細帝閱首句有漸字意不憚讀至宸遊  
鳳輦何處與真宗挽詞暗合慘然久之又讀至  
太液波翻忿然曰何不言太液波澄耶擲之地  
罷不用自是不復咏其詞矣

大宛文階念法

真宗時信部合對燕父父又龍至

日風臨帝閣首向南樓字意不對龍至家送

逆鳳輦何處更嘗燕輦即太來也階地香薰

然難敵輦逆遊南遊星中休笑入呈欲也知

並亦靈殿天咬水五首長平萬對多即

嫩蔭黃彩琳露疏對直寶初香雨正字無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六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夏竦

字子喬幼學于姚鉉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十字示鉉鉉怒不視曰汝

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為時

所稱一日忽見黃衣道士冒雨而來衣不沾濕目竦曰若遂修道可登真籙竦不答

道士笑曰亦須位極人臣

夏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携所業投李文靖

公沆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明日沆  
袖詩進呈遂換文資

夏文莊試制科廷對出殿門楊徽之見其年少遽  
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詩願丐賢良  
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夏忻然爲書曰殿上衮衣  
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  
對丹墀日未斜。徽之嘆曰真宰相器也

夏鄭公初除館職時早秋帝在拱宸殿按舞命中

使索新詞公立進喜遷鶯云霞散綺月沉鈎簾  
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新秋 瑶  
臺樹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游  
水殿按梁州帝大悅時景德初也

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夏英公爲判官一日賜  
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搨者晉公顧英公曰古  
人無詠藏搨詩請賦一章英公爲一絕云舞拂  
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

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夏英公在朝數為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青雀  
詩寄諫院張昇云弱羽傷弓尚未完孤飛誰敢  
擬鴛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與他人作彈丸

晏殊

字同叔以神童出身年十三楊億薦於真宗值御試進士便令就試一見題曰

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仁宗朝拜相謚元獻叔原其暮子也名幾道自號小山

晏元獻留守南郡王君玉時為館閣校勘公特請

於朝為府簽判賓主相得日以詩酒為樂常遇  
中秋陰晦君玉密使人伺公云已寢矣君玉亟  
為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  
開公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夜分果  
月出遂飲達旦

晏元獻覽李慶富貴曲云軸傳曲譜金書字樹記  
花名玉篆牌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  
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氣象若樓臺

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  
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  
家。有此景否。

晏元獻南遊。獼猴滿野。戲爲一絕云。聞說獼猴性  
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  
毛蟲亦世情。

晏元獻春景玉樓春詞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  
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

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  
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晏叔原見蒲傳正  
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云。  
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  
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  
所欲乎。晏曰。因公言。遂曉樂天詩兩句。欲留所  
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悞其言  
之失。



穎妓劉蘇哥往歲與恠已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  
之至苦不勝鬱悒以盛春美景邀同韻者聯騎  
出城登高塚相對慟哭遂卒晏元獻戲題絕句  
弔之云蘇哥風味逼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  
日九原芳草綠一盃絮酒哭青春

晏元獻作相題竿伎詩于中書廳壁云百尺竿頭  
杲杲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  
甕區區亦未貧

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于姑蘇晏元獻移植西岡  
第中特珍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  
由是都下徧有之晏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  
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  
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儉父安得不然  
一坐絕倒

晏元獻公因雪設客歐陽文忠公輩在坐時西方  
用兵歐公有詩云可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

屯邊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罷相公曰  
唐裴度作相亦曾邀文士飲如退之但作詩云  
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閑幾曾如此合閑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謂晏丞  
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踈筆硯今將就試  
直稍溫習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  
倒搨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  
士賦韻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遂

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公竟倒搨孩兒矣

晏叔原有玉樓春二闋其一詠酒云綵袖慙慙捧  
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  
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  
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其一詠  
別云鞦韆院落重簾暮寂寞春閑扃繡戶墻頭  
紅杏雨餘花門外綠楊風後絮朝雲信斷知  
何處應作巫陽春夢去紫騮認得舊遊踪嘶過

畫橋東畔路。

慶曆中開封府并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於宮中  
宴集遣中使宣晏叔原作詞叔原進鷓鴣天一  
首云碧藕花開水殿涼。萬年枝上轉紅陽。昇平  
歌管隨天仗。祥瑞封章滿御床。金掌露。玉爐  
香。歲華方共聖恩長。皇州又奏圜扉靜。十樣宮  
眉捧壽觴。詞入帝大喜。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

善者晏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  
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  
是人間客。主管繁華得幾時。神宗稱之即令釋  
出。

宋庠

字公序封莒公謚元憲弟初字子京父

夢人遺文選一部而生故小字選郎謚  
景文人呼曰三宋以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  
曰小宋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  
年復遇胡僧驚問曰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  
活數萬命者庠曰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  
漂吾作筏渡之耳僧曰是也此唱第初第  
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

庠第一而  
真初第十

宋莒公兄弟初未有名會夏英公竦謫守安州二  
人以布衣游學席上命作落花詩莒公賦云一  
夜東風拂苑墻歸來何處剩淒涼  
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  
泪臉補痕頰獺髓舞臺  
叔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賡曲  
桃葉桃根盡可傷  
景文賦云墜葉翻紅各自傷  
青樓烟雨恐相忘  
欲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  
滄海客

歸珠迸泪章臺人去骨遺香可憐無意傳雙蝶

盡委花心與蜜房詩成竦驚歎曰詠落花而不

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

亦登嚴近後皆如其言鄭交甫過漢臯遇二女妖服珮兩珠交甫與之

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與交甫懷之而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四顧二女亦不見

宋莒公初名郊字伯庠登第後神文便欲大用有  
忌之者謂其姓符國號名應祀天於朝廷非便  
神文乃間諭之因更是名一日移書葉清臣稱

蘇山堂外紀卷四十六  
同年葉戲云清臣宋郊榜第六人徧閱小錄無  
宋庠者不知此何許人吏還具以白宋宋乃書  
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  
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方圭好爲惡詩宋公序知揚州日圭來謁齋于平  
山堂圭誦詩不已宋欲他辭已之顧野外有牛  
就木磨癢謂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木恢  
應聲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悟其意

蘇山堂外紀卷四十六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宋公序構亭花側榜曰魚鱉

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  
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德祐乙亥北  
師至花遂不榮趙國炎以詩弔之曰名擅無雙  
氣色雄恐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  
傳瓊妃烈女中

宋子京過御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

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云。寶轂雕輪狹路逢。一聲腸斷綉幃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項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皇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

因以內人賜之。

宋子京春景玉樓春詞曰。東城漸覺風光好。顰蹙波紋迎客棹。綠楊烟外曉雲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患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時張子野以樂章擅名。子京奇其才。先往見。遣將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宋

好客會賓于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  
 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  
 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大宋居政府上元  
 夜在書院內讀周易開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  
 飲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  
 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  
 在某州州學內喫羹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  
 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羹煮飯是為甚底  
 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饀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  
 復為宋子京以為不然九日食饀有詩云飈館  
 輕霜拂曙袍糗餐花飲闌分曹劉郎不敢題饀  
 字空負詩中一世豪遂為古今絕唱

吳元獻當國宋子京為翰苑晏愛其才欲旦夕相  
 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宴召宋  
 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宴公罷相宋當  
 草詞頗極抵斥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投兵而  
 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尤在觀者殊  
 駭以為宋之薄德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歐陽  
 永叔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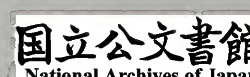
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  
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  
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霆不及塞  
耳係再改者子京雪夜草唐書某人傳諸姬磨  
墨伸紙左右環列時姬侍有自權  
貴家來者宋顧謂曰汝太尉尋常當此清景則  
何為對云太尉當此時但知命妾等列酒饌羅  
管絃引滿酣醉不能為尚書清事也宋為  
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亟呼酒命歌酣飲達旦

刁約字景純丹徒人嘉祐  
中使虜後直史館

刁景純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

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貌狸移離畢如中國執  
政官賀跋支執衣防閣人匹裂小木罌貌狸狀  
如鼠而大狄人以為珍饌

宋子京判館事督諸館職必至刁景純或數日不  
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叔戲改杜少陵贈鄭廣  
文詩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趨朝歸  
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為足之云多羅四十  
年偶未識摩羶時西戎哺氏  
子名摩羶近有王宣政時時





與紙錢刀嘗為王宣政作墓銘以古篆隸加縹軸密桂刀

聽事會一日大雨不出周步廳廡間始見此畷

不知已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云李獻臣好為雅

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關先遣一使

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叅獻臣甚喜

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

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

刀景純晚年築室潤州號藏春塢日游息其中蘇

子瞻題云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

年拋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

低戶暗櫻桃爛熟滴階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

訪襄陽龐德公

刀麟游景純族子也七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

作驂騮猶是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無一在十

年渾付水東流後十歲果卒客有誌其墓者以

比李長吉云

張先

字子野居錢唐嘗創花月亭於秀州

張子野以樂府馳名有味筆二闋其一菩薩蠻云  
 哀第一弄湘江曲聲聲寫盡湘波綠纖手十三  
 絃細將幽恨傳當筵秋水慢玉柱斜飛鴈彈  
 到斷腸詩春山眉黛低其一生查子云含羞整  
 翠鬟得意頻相顧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  
 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  
 蕉雨

子野有醉落魄詞詠佳人吹笛云雲輕柳弱內  
 家髻子新梳掠生香真色入難學橫管孤吹月  
 淡天垂幕朱唇淺破櫻桃萼倚樓人在闌干  
 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款款驚梅落  
 晏元獻為京兆辟張先為通判晏甚屬意一新納  
 侍兒每張來即令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為詞其  
 後王夫人寢不容公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  
 飲子野作碧牡丹一曲以戲曰步帳雉紅綺曉

月墮沉煙砌。緩板香檀。唱徹伊家新製。怨入眉頭。斂黛峯橫翠。芭蕉寒雨聲碎。鏡華翳。閑照孤鸞戲。思量去時容易。鈿合瑤釵。至今冷落輕棄。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管妓歌至末句。公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張子野有懷舊青門引詞云。乍暖還輕。冷風雨晚來。方定庭軒寂寞。近清明。殘花中酒。又是去年病。樓頭畫角。風吹醒。入夜重門靜。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過。鞦韆影。又有天仙子送春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翠幙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

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為張三影客？不曉。公曰：

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牆送過

鞦韆影，此余平生所得意者。張初謂見歐公迎

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也。時應子和詩有云：兩岸夕陽紅，蠟炬短燒紅。風過落花紅，或謂張子野

為三影尚書子，和為三紅秀才。

白樂天辭云：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

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蓋其自度之曲。

張子野衍之為御街行云：天非花，艷輕非霧。夜

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

處。乳鷓新燕，落月沉星。統統城頭鼓，參差漸辨

西池樹。朱閣斜欹戶，綠苔深徑。少人行苔上，屐

痕無數。殘香餘粉，閒衾剩枕。天把多情付。

張子野於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兜娘賞其

佳色，後十年再見于京口，絕非當時容態。感之

作詩云：十載芳洲撫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

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張子野年八十五其家尚蓄聲妓蘇子瞻作詩戲云錦里先生自咲狂莫欺九尺髻毛蒼詩人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忝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祐柱下張蒼安昌張禹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子野和詩有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忙極為子瞻所賞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六終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七

晉陵蔣仲舒編

宋

韓琦字稚圭弱冠舉進士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嘉祐中拜平章事時曾公亮為亞相趙鼎歐公參政凡事關政令則曰問集賢典故則曰問東廳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宋時凡於所畏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石曼卿每呼韓琦家為韓家云

慶曆末魏公鎮大名郡有圃號衆春會歲饑涉春

未嘗一游陳薦在幕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  
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答之云細民溝  
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  
聞自是天下遂屬以為相

北都李清臣薄遊鄭州時韓魏公為帥因往見其  
大祝吏報曰大祝方寢乃索筆題詩于刺授其  
吏俟大祝覺則投之詩云公子乘閒卧綵厨白  
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

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  
選

嘉祐間仁宗復修賞花釣魚故事羣臣和御製詩  
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為首相詩卒章云輕雲  
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杯二十年前曾侍  
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嘗以  
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愕然問  
其故守忠曰譏陛下游宴大頻上為之笑

治平初詔宰臣舉館職韓魏公舉二十人先召試  
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  
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  
瀛不爲卿寧抱槩不爲監

熙寧初韓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公  
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  
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  
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黃花晚節  
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大書于壁

靖康之變燕人有隨虜過相州因謁韓魏公祠堂  
題詩祠中一聯云有客能吟丞相栢無人敢伐  
召公棠魏公勲德之重而外夷亦知景慕如此

范仲淹

字希文吳人幼孤隨母適  
長山朱氏及第時名朱說

范希文讀書長白山日煮粟米二升作粥畫以四  
塊斷齏數莖啖之嘗作齏賦其警句云陶家甕

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日

于寺中得窖金覆之不取及貴語僧出金修寺

范希文未遇時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為藻鑑倘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人皆期其有將相器

唐鄭準為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為作乞歸姓表云名非霸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范希文初隨母冒姓

朱登第後乞歸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

登第後晏元獻薦入館後附名位相亞書題門狀猶稱門生

范希文鎮越有戶曹孫居中卒其子幼而家甚貧公助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携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范文正公鎮越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見錄  
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  
公卽薦之

范文正公過嚴陵祠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  
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遶嚴  
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  
絕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  
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遂因

而歌之

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  
慶朔堂前花自栽爲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着  
成離恨只託春風管領來到京以綿臙脂寄其  
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  
思贈汝好顏色。

范文正公御街行云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  
聲碎珍珠簾捲玉樓空天澹銀河垂地年年今

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斷無由醉

酒未到先是淚殘燈明滅枕頭歌語盡孤眠

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范公一詩

而辭亦情致如此朱良矩嘗語揚用修云天之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雖

戲語亦有理

沈州魯公亭在薦福山山有唐歐陽詢所書荐福

寺碑顏魯公真卿嘗覆以亭後人因名范希文

鎮鄱陽日有書生獻詩甚工希文頗優禮之

生自言天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重歐陽

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希文欲為打千本使售

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人為之

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

范太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本此

范希文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

知用兵利病也而廨舍多蚊蚋希文戲題壁曰

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

山堂文苑卷四十一  
前程。

范希文經畧西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闕皆以塞  
下秋來爲首句其一云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  
鴈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烟落  
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  
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歐陽永叔見之呼爲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  
守平涼永叔亦作漁家傲一詞送之其斷章曰

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且  
謂王尚書曰此真元帥事也

范堯夫純仁文正公子也帥陝府日有屬縣令偶  
至村寺少憇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雅潔  
間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縣令戲書一絕於窓  
紙云爾非慧遠我非陶何事窓間酒一瓢僧野  
避人聊自醉卧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  
先有事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窓字黏于狀前

許府謂有數銀盃爲廳吏所匿今爲施主迫取  
伏乞追鞠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果有失物  
令主者自來理會乃杖而遣之因持其狀示子  
姪輩曰守官處安得不自重遂付諸火後縣令  
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  
謝還其書

景祐間張吳兩狂生累舉進士不第薄遊塞上况  
覽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意時姚嗣宗者亦聞  
中人與二人並以氣俠相友善姚嘗題詩空同  
山寺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空  
同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希文巡邊  
見之大驚又題驛壁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  
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人及大開雙白眼只  
見一青天之句韓魏公見而奇之張爲雪詩云  
五丁仗劍抉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歿玉龍  
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又絕句云太公年登

八十餘文王一見便同車如今若向江邊釣也  
被官中配看魚吳為鷹詩云有心待擲月中兔  
更向白雲頭上飛又為鸚鵡詩卒章云好着金  
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三人將謁韓范二  
帥耻自屈不肯往乃礮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  
拽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  
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  
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八幕府張吳既至西夏

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眾乃更其名就都門酒  
家劇飲引筆書壁曰張元昊吳昊來飲此樓邏者  
知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憇執之夏酋詰以  
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  
會名耶時曩霄尚名元昊且用中國賜姓也於  
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益始此時  
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  
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  
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嗣宗又有詠女奴詩  
弱骨不堪春睡眼壯心都欲愁眉為時所稱

素山堂父系卷四十七

後魏公奏補官知潯州能除虎暴時又有一張  
生頂青巾緇裘持一詩代刺謁杜公曰昨夜雲  
中兩檄來披兵誰解拂氛埃長安有客面如鐵  
為報君王早築臺初公亦異之奏補乾祐尉

文彥博

字寬夫諱暉之後鼻祖避石敬瑭諱  
改姓同姓分派有姓苟者公幼與羣

兒擊毬陷柱穴中不得出公取水灌之  
即出識者知公不凡公女某夫入丸見六  
花押必剪收  
云能愈疔疾

太祖嘗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紬被裏放衙文潞  
公為榆次縣令嘗題縣鼓樓曰置向譙樓一任  
搨搨多搨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擊出頭

來放早衙

文潞公知成都時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  
聖從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幕客張少愚與聖  
從同郡請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  
聖從狎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  
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家人號細腰東  
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  
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沾醉後

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作樂張燕迎其  
妓雜府妓中歌少愚詩侑觴聖從但醉而已聖  
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許昌城北有曲水園園有大竹三十餘畝溪河貫  
其中以入西湖最為佳處初為本州民所有文  
潞公為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  
為代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盡船載酒及  
芳辰丞相園林濕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

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六  
喜即以地券歸賈氏

文潞公居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昞  
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  
七十八嘗為同甲會潞公賦詩曰四人三百十  
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  
商嶺採芝仙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  
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潞公在河南與

富鄭公等用白香山故事置酒相樂尚齒不尚  
官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公年  
未六十以狄兼譽故事與馬後潞公八十四并  
起時劉貢父為給事中學士鄭穆表請致事狀  
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為年若干  
答者曰鄭年七十三劉遽云慎不可遂其請問  
何故劉曰且留取伴八十  
四底潞公聞之甚不擇

蔡襄

字君謨累官端明殿學士世稱襄  
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

慶曆初歐陽修王素余靖俱列諫官蔡襄喜而賦  
詩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噎騰朝野競相歡當年  
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謨禪帝

右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  
名久遠看未幾襄亦除諫官時謂之四諫

嘉祐間禁中張燈正月十四帝御樓遣中使傳宣  
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與民同樂耳蔡襄獻詩曰  
高列千峯寶炬森端門方喜翠華臨宸遊不為  
三元夜樂事還同萬衆心天上清光留此夕人  
間和氣閣春陰要知盡慶華封祝四十餘年惠

愛深

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閑之燕上顧問曰  
卿鬚甚美長夜覆之于衾下乎將寘之于



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  
以髯寘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

王素旦之子

王素一日欲作奏論事方据几秉筆忽瞑目夢至  
一處若瓊瑤世界殿上有緋服翠冠者曰吾東  
門侍郎公則西門侍郎昔以奏牘玉帝語傷鯁  
訐暫謫下世今公作奏論事事有大利害更審  
之而後諍也公曰諾悟已三鼓矣乃索筆書一  
絕於窓曰似至華胥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臺

月光冷射鷄鳴急驚覺遊仙夢一回晚歲復思  
玉京之夢又賦詩曰虛碧中藏白玉京夢魂飛  
入鳳凰城何時再步雲霞外皓齒青童已掃廳

余靖

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  
江主簿王全為干知韶州者知州恕希  
古杖臀二十乃更名靖字安道取他州解  
及第為人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賜對面  
陳時方盛夏署上入內云被一  
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契丹  
主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筵沒邏臣拜

洗沒邏言後盛兩朝厥荷情幹勒厥荷言通好

微臣雅魯祝君統雅魯言拜受聖壽鐵擺俱可

忒鐵擺言高高主大笑遂為酌觴劉沆亦使契

丹館客戲為句曰有酒如澗繫行人而不任沆

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

禮不使纖微迕之二公俱謫官沆天聖中辦裝

落頭甚惡之人解曰只得第二人雖祈却頭

留項在裏項沆劉留同音果第二人及第

李師中字承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

朝久不報自請漏舍以狀自韓魏公

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馬填溝壑無以

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請識字

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魏公於王堯臣榜第

二人登科故也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承

之終身不能平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李待制過之李有詩名席間

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李即吟云願得貌貅十

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

君玉乞愛卿

唐介為臺官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堯佐驟

除宣徽使介力爭之時文潞公為首相介遂劾  
彦博知益州日織燈錦以獻貴妃今顯用堯佐  
益自固結帝怒甚謫英州李師中以詩送之云  
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  
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  
成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  
生還後介用潞公薦官於朝無所建白師中以  
書從介索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

一不... 以山寒二字韻不同故云介南行挈

家波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泛濫舟人恐不免飼  
魚鱉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宋末狂楚清淮異  
泊羅乎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衆乃  
欣馬公懋旅亭復繼其韻云舟楫顛危甚魚龍  
出沒多斜陽幸無  
事沽酒聽漁歌

南齊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貂  
蟬何如堯整對曰貂蟬生於堯整龐穎公罷相  
建節出師太原其詩曰堯整却自貂蟬出敢用  
前言戲武夫李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

去其詩曰堯整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趙抃

字閱道自號知非子為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為鐵面御史

趙清獻公帥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遂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

趙清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即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居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五郎  
趙清獻公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

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  
自隨及再任蜀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  
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帝問聞卿前已匹馬入蜀  
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  
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  
紀其實也

趙清獻公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日與山僧  
野老游賦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  
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

趙清獻公家居其子岷倅温州迎以就養作堂名  
戲彩堂取老萊子戲彩之義清獻題詩堂中云  
我想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意忘歸老萊不及  
吾兒少且着朱衣勝彩衣

趙清獻公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景定間  
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擔經墓旁  
疲甚因相與語清獻公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

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  
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包拯

謚孝肅合肥人  
時稱閻羅包老

包孝肅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故流俗

稍稍謗議公為詩以見意云清心為治本直道  
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真鋼不作鈎倉充鼠雀喜  
草盡免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趙槩

字叔平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  
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

趙叔平初客漣水軍郡守召置門下不數年叔平  
以館職守漣水後守名其所居為豹隱堂石曼  
卿有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  
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

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政居穎叔平來訪  
時呂晦叔知穎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為致語其  
詩曰欲知盛席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  
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猶

轉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

白莫辭頻

邵雍

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幼隨父登蘇門山

顧謂雍曰若嘗聞孫登乎吾所尚也遂卜隱山下後遷洛陽富弼司馬光洽第留之扁其室曰安樂窩士大夫家爭相迎候童孺皆驩然謂曰吾家先生至也好事者別作一空如雍所居以待其至署曰行窩

後賜諡康節先生

慶曆中富鄭公留守西京府園牡丹盛開問邵堯夫曰此花幾時開盡曰盡來日午時明日乃會

客於其言飲畢無恙須臾羣馬飛逸蹄噬花

盡毀後富公在洛每晴日必與堯夫同行至僧

舍公見佛必躬身致敬堯夫笑曰無乃為佞乎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

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

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秘室讀書於其

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邵堯夫見

富鄭公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

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發笑堯夫園宅自司馬公

而下二十餘家買贈之

司馬公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與邵康節遊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温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一絕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康節

和詩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

温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而不至乃作一絕以候之云淡日濃雲今復開碧伊清洛遠瀦回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至和其韻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為罰誤君疑望久萬花深處小車來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



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  
的對

司馬光

字君實生於光州故名光居洛十五  
年自號迂叟薨時程正叔以臆詠歎  
之正如封角狀蘇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  
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闍羅大王者耶紹  
聖初毀其隧碑忽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  
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  
而灰時羣小有目公為牛  
者黃定作冤牛文以雪之

司馬公父池善詩監安豐酒稅赴官嘗有行色詩  
云冷於波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

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

魏仲先贈池詩有  
文雖如貌古道不

似家貧為  
時所稱

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仕司馬温公宮祠范蜀公

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杯勸酒官妓不謹

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温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

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

人乃笑而釋之

范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  
以長嘯名之前有茶蘼架高廣  
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  
有飛花墮酒中者為嚼一大白或語笑諠譁之

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  
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

熙寧間荆公創行新法任用呂惠卿等温公爭之  
不得賦春遊詩云人物競芬華驪駒逐鈿車此  
時松與栢不及道傍花

司馬温公為定武從事同幕以妓會飲僧廬王荆  
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公度不可隱乃具道  
其實荆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去忙暫偷  
閑卧老僧床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

牆他日荆公賦詩有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  
看綠衣郎歐公笑曰謹愿者亦復為之耶

司馬温公嘗即席賦西江月詞云寶髻鬆鬆縮就  
鉛華淡淡粧成紅煙紫霧罩輕盈飛絮遊絲無  
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  
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楊元素學士云公剛風  
勁節聳動朝野宜其金心鐵意不善吐軟媚語  
近得其席上所製小詞雅亦風情不薄也

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  
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榸  
榾。慢騰騰地熱烘烘。司馬公隸書其旁云勿毀  
此詩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願來其上。  
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

神宗一日在講筵從容謂侍臣曰頃見司馬光所  
作昭君古風甚佳如云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  
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

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司馬公病假數日笑呂惠卿  
因進曰陛下深居九重何從得而見之此詩

不無深意神宗曰此四句有何深意從聖監南

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卽叱之曰聞汝不職來欲按汝何不丞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湯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